

首页 → 学术资讯 → 科研动态

专家呼吁：蒙古族口头遗产“乌力格尔”急需抢救

发布日期：2004-12-11 作者：王欲鸣

【打印文章】

6月中旬记者在位于科尔沁草原北部的扎鲁特旗采访时，适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那里举行的“乌力格尔演唱月活动”。专家和艺人们一致呼吁，在蒙古民间流传数百年的活态口头文化传统“乌力格尔”正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如再不采取紧急抢救措施，这份保存在现今为数不多的已上年纪的民间老艺人记忆中的珍贵口头文化遗产，将会永远地消失。

蒙古语“胡仁”或“胡尔·因”意为“胡琴的”或“四胡的”；“乌力格尔”意为“故事”，加起来可以理解为“胡琴伴奏下演唱的故事”。说唱乌力格尔的艺人叫做“胡尔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斯钦巴图介绍，乌力格尔，是蒙古胡尔奇艺人在低音四胡伴奏下演唱的一种口头艺术形式，演唱的内容包括蒙古故事家与艺人创编的中国历朝传奇故事，也包括蒙古传统史诗与传奇故事。它融合了蒙古史诗表演艺术手法，至今保留着部分史诗母题与程式，源于史诗又游离于史诗，受中原曲艺影响而又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说唱艺术。它是草原音乐、草原史诗和中原古典小说的绝妙结合，珍贵的口头文化现象，是中华文化多元二体的典型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纳钦告诉记者，乌力格尔在蒙古民间已有数百年传统。据不完全统计，以优美韵散文形式说唱的乌力格尔有几百种上千部之多，而且每部规模都在1—3万诗行之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蒙古族聚居区仍有300多位民间艺人说唱这些故事，而如今，整个内蒙古和东三省能够说唱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只剩下60多人了。如今能够演唱整部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和创造性的胡尔奇数量少之又少，且都年老多病，在世时日无多。即使这样，做最保守的估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胡尔奇演唱时间总长也会达到3000小时以上，而这3000小时的珍贵遗产就在他们的记忆中，因此，必须尽快抢救。

记者有幸在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的表演现场见到了目前国内最杰出的乌力格尔胡尔奇劳斯尔、金巴扎木苏、拉希敖斯尔、古茹等大师。然而，就是这些在表演现场激情四射、口若悬河的胡尔奇大师们，其生活现状令人难以相信。今年已71岁的金巴扎木苏大师在锡林郭勒草原流浪多年，居无定所，生活困苦，除他之外，在锡林郭勒盟已找不到第二个能够纯熟说唱的人了。但谈到乌力格尔，他那洪亮的嗓音里充满了苍凉：“我老了，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在棺材里了！你知道吗？一个民族的特色来源于文化、历史的源泉，像乌力格尔这样自唱、自伴、自讲、自创，一个人就可把一个小艺术团的工作承担起来的综合艺术太少见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民族文化而奋斗！”

今年已68岁的伊塔艺人，是扎鲁特旗格尔朝鲁苏木宝日珠日和嘎查牧民，他也是全嘎查唯一会说唱的艺人。然而生活的愁苦已使他苍老得不成样子。他一会儿欢喜得像个孩子，一会儿又老泪纵横：“我已经20多年没有说唱过了，就快忘完了！这回真是高兴绝了！”

今年已58岁的著名艺人劳斯尔大师竟然只是扎鲁特旗文化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感慨良深地告诉记者，如今胡尔奇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凡是胡尔奇家的房屋，在当地村落中是最差的，艺人们有满腹故事财产，却无处经营和操练。胡尔奇们贫困有一个普遍性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乌力格尔这个远离财源的巨大传统，他们常年奔波在草原上说唱乌力格尔，顾不上侍弄家里的牲畜和庄稼，而演唱所得也微不足道。胡尔奇生活水平的低下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乌力格尔演唱传统的正常延续。斯钦巴图告诉记者，从2003年8月23日民政所与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就联合建设“研究基地”签约开始，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科学地对乌力格尔的抢救拉开序幕。扎鲁特旗是蒙古“博”（萨满教）保存最好的地方，是“安代”舞的发祥地，也是“乌力格尔”的摇篮。这里拥有丰富的蒙古族口头传统，并产生了杰出的说唱艺人琶杰大师，是一个天然优秀的蒙古族口头传统的研究基地。本次活动就是将艺人演唱还原于其文化生态和语境当中，在真正活态演唱环境里跟踪摄录和观察艺人演唱与表演现场，年内争取抢救采录500个小时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文化标准化等的影响下，大量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传统和来自本土少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濒临消亡的危险。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艺术的挑战。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急需对像乌力格尔这样的民族口头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保存、研究、传播、保护和宣传。

不过，对于整个抢救计划来说，眼前的工作微不足道，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的三位博士一位硕士显得英雄气短。他们对记者说，搞这次活动，所里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拿出两万元，他们恨不能将一枚硬币掰成两半花。此次出来带的几台录音机还是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的。所里只有一台摄像机和照相机，其它几台都是他们几个人凭个人关系借的。记者在演唱现场也看到，这些专家、学者和艺人们挤在乡政府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寝室就是办公的地方，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他们对于民族文化深深眷恋而迸发出

的激情令人为之泪下。

专家、学者和艺人们告诉记者，目前已经作出十分成熟的抢救计划，但经费严重短缺使得抢救工作步履维艰。如果当地政府尽快支持做好譬如组织演唱比赛、组建乌力格尔艺术团、组建胡尔奇学校等具体工作，如果国家有关部门能给予最起码的几百万资金投入，除给予胡尔奇起码的报酬外，近期，今后三年内可搜集2000小时的乌力格尔资料；中期用6年，以三年为一周期，对所遗漏的胡尔奇进行录音，回访一些重要的著名胡尔奇，进行必要的再录音，并辐射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将所有老胡尔奇记忆中的乌力格尔搜集到；长期，从今后到20年，跟踪采访年轻胡尔奇。这样既可以建成一个真正规范化的、存量庞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乌力格尔收藏库”，也能使乌力格尔后继有人。

文章来源：《内蒙古内参》 第28期[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ᠢᠷᠭᠭᠣᠵᠤ ᠮᠢᠨᠵᠢᠴᠤᠷ ᠪᠠᠭᠤᠨᠵᠢᠶᠣᠵᠤ ᠮᠤᠭᠢᠩᠭ᠎ᠠ

جو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